

中外
经典散文读库
(人文卷)

Z H O N G W A I J I N G D I A N S A N W E N D U K U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风情·人情

人类的文化蕴藏在色彩斑斓的风物中

人类的情感融铸在魅力四射的风情中

人类的未来寄托在对风情人情的坚守中





中外经典散文读库（人文卷）

ZHONGWAIJINGDIANSANWENDUKU 北方文艺出版社《伴随》编辑部 编著

风情·人情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情·人情：人文卷 / 北方文艺出版社《伴随》编辑部
编著. —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0.11

(中外经典散文读库)

ISBN 978-7-5317-2517-6

I. ①风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2867号

风情·人情——中外经典散文读库(人文卷)

责任编辑 / 李玉鹏

资讯筹划 / 张喆 孟元

装帧设计 / 安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20×1020 1/16

印 张 / 15.5

字 数 / 246千

版 次 /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22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517-6

目 录

说笑 钱钟书 / 1

细品精读：横溢才华的大师小文 / 3

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/ 5

细品精读：“独游孤赏”下的游记佳作 / 10

狮和龙 林默涵 / 12

细品精读：风俗画中的正义与邪恶之战 / 15

上景山 许地山 / 17

细品精读：历史遗迹前的深邃人文思索 / 20

五月的青岛 老舍 / 21

细品精读：风光风俗交辉的视觉盛宴 / 23

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/ 24

细品精读：赞颂“东方美”的忧思之作 / 27

街 沈从文 / 28

相关链接：中国最美丽的小城——凤凰城 / 31

后门大街 朱光潜 / 32

作者小趣：朱光潜遭遇“朱光潜” / 35

胡同文化 汪曾祺 / 37

野店 臧克家 / 41

细品精读：一幅古朴的诗意风俗画 / 44

山屋 吴伯萧 / 45

细品精读：恍若置身“桃花源” / 48

乌篷船 周作人 / 49

细品精读：写不尽的家乡风土人情 / 51

驮马 施蛰存 / 52

相关链接：施蛰存妙文——《匹夫无责论》 / 55

罗迦诺的乡村 冯至 / 56

细品精读：祖国——您何时给我如此生趣的生活 / 60

迎神——过檀香山岛作 朱湘 / 61

相关链接：朱湘诗作——《残灰》 / 63

山之子 李广田 / 65

细品精读：如泰山一般高大的“山之子” / 70

货郎 何其芳 / 72

相关链接：何其芳诗作——《欢乐》 / 75

坛子的泥头 刘大白 / 76

相关链接：刘大白诗作——《邮吻》 / 79

茅店塾师 蹇先艾 / 80

细品精读：平铺直叙亦传神 / 83

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/ 85

相关链接：林语堂诗作——《理想之屋》 / 90

天井里的种植 叶圣陶 / 91

细品精读：种植的是不屈的生活 / 94

灯 陆蠡 / 96

相关链接：陆蠡——英勇不屈的抗日英烈 / 101

种西瓜玩儿 许杰 / 103

细品精读：童戏背后的忧思 / 107

打橘子 俞平伯 / 108

相关链接：俞平伯诗作——《忆》（选篇） / 112

弄堂里的叫卖声 罗淑 / 113

幽默的叫卖声 夏丏尊 / 114

细品精读：同是叫卖声 精彩各不同 / 116

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/ 117

细品精读：漫画式的江南生活素描 / 120

宴之趣 郑振铎 / 121

细品精读：令人叫绝的国人宴饮写真 / 125

吃相 梁实秋 / 126

细品精读：妙趣横生的国人吃相大全 / 129

喝早茶的人 沙汀 / 130

细品精读：但愿时代的发展不要搅扰他们 / 132

酒 柯灵 / 133

相关链接：柯灵美文——《巷》（龙山杂记之一） / 137

劝菜 王了一 / 139

细品精读：一篇让人忍俊不禁的辛辣小文 / 141

观舞 【英国】约翰·高尔斯华绥 / 143

细品精读：舞动的心灵 / 145

乡村礼拜日 【英国】约瑟夫·爱迪生 / 146

相关链接：约瑟夫·爱迪生名作——《西敏寺游记》 / 149

金毡 【英国】麦克斯·毕尔勃姆 / 151

细品精读：点亮人生的一线光照 / 153

神奇感 【英国】威廉·萨姆塞特·毛姆 / 154

相关链接：毛姆名言集录 / 157

囊中物 【英国】吉尔伯特·切斯特顿 / 158

相关链接：《布朗神父探案集》简介 / 161

果园里 【英国】弗吉尼亚·伍尔夫 / 162

相关链接：伍尔夫的遗书 / 163

女人和衣服 【英国】约翰·布恩顿·普利斯特利 / 165

相关链接：普利斯特利美文——《生命的意义》 / 166

泪水司炉 【英国】艾利亚斯·卡内蒂 / 167

相关链接：卡内蒂及其作品 / 168

富人和穷人 【法国】拉布吕耶尔 / 170

相关链接：拉布吕耶尔名言集录 / 171

对祖屋的依恋 【法国】阿尔封斯·德·拉马丁 / 172

相关链接：拉马丁诗作——《秋》 / 173

美丽的多罗泰 【法国】夏尔·皮埃尔·波德莱尔 / 175

相关链接：波德莱尔诗作——《黄昏的和歌》 / 177

铁匠 【法国】左拉 / 178

相关链接：左拉与“流亡事件” / 181

苏珊 【法国】法郎士 / 183

细品精读：纯真完美恰少年 / 184

走向田野 【法国】保罗·克洛代尔 / 186

背景扫描：克洛代尔与《认识东方》 / 187

手风琴颂 【西班牙】巴罗哈 / 189

细品精读：琴声中的执著人生 / 190

卖饼人 【西班牙】阿索林 / 192

相关链接：中国作家谈阿索林 / 194

光荣的荆棘路 【丹麦】汉斯·克里斯蒂安·安徒生 / 195

背景扫描：《光荣的荆棘路》涉及人物简介 / 199

世界最美的坟墓

——记 1928 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【奥地利】斯蒂芬·茨威格 / 201

背景扫描：列夫·托尔斯泰及其作品 / 203

架在脖子上的刀 【德国】萨尔 / 204

细品精读：像写小说一样写散文 / 206

偷听谈话的妙趣 【苏格兰】吉尔伯特·海厄特 / 207

圣诞节 【美国】华盛顿·欧文 / 210

细品精读：现代文明夺走的岂止是节日习俗 / 212

塞纳河畔人 【美国】欧内斯特·海明威 / 213

相关链接：海明威妙语精选 / 216

时光之圈 【美国】爱·布·怀特 / 217

相关链接：爱·布·怀特妙文——《懒惰的智慧》 / 221

威尼斯札记 【美国】詹姆斯·赖特 / 223

相关链接：詹姆斯·赖特诗作——《幸福》 / 225

我们怎样过母亲节的

——一个家庭成员的自述 【加拿大】斯蒂芬·巴特勒·里柯克 / 226

相关链接：里柯克幽默小品——《新型食品》 / 229

溺死的男孩 【印度】泰戈尔 / 231

相关链接：泰戈尔妙语精选 / 234

日本的庭园 【日本】室生犀星 / 235

相关链接：室生犀星诗作——《小景异情》 / 238

石庭的幻想 【日本】东山魁夷 / 239

说 笑

钱钟书

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，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。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，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。刘继庄《广阳杂记》云：“驴鸣似哭，马嘶如笑。”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，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。老实说，一大部分人的笑，也只等于马鸣萧萧，充不得什么幽默。

把幽默来分别人兽，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。他在《动物学》里说：“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。”近代奇人白伦脱（W. S. Blunt）有《笑与死》的一首十四行诗，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，喜怒爱恨，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，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。不过，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，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，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。禽兽的鸣叫，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，怒则狮吼，悲则猿啼，争则蛙噪。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，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（Cooing）。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，需要笑来表现呢？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，脸上能做出笑容，嗓子里能发出笑声，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，未免可惜。所以，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，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。笑的本意，逐渐丧失；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，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。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，瞎子的趁淘笑——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。

笑是最流动、最迅速的表情，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。东方朔《神异经·东荒经》载东王公投壶不中，“天为主笑”，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，真是绝顶聪明的想像。据荷兰夫人（LdyHolland）的《追忆录》，薛德尼·斯密史（SidneySmith）也曾说：“电光是天的诙谐（Wit）。”笑的确可以说是人

面上的电光，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，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。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，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、集体的表情。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，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。这种机械化的笑容，只像骷髅的露齿，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。柏格森《笑论》（LeRire）说，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，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（Iemecaniqueplaquesurlevivant）。所以，复出单调的言动，无不惹笑，像口吃，像口头习惯语，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。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，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。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。幽默不能提倡，也是为此。一经提倡，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，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。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，这种笑本身就可笑。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，欣然独笑，冷然微笑，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。也许要在几百年后、几万里外，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，莫逆于心，相视而笑，假如一大批人，嘻开了嘴，放宽了嗓子，约齐了时刻，成群结党大笑，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。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。所以，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，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。挂了幽默的招牌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，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；反过来说，为小花脸冒牌以后，幽默品格降低，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“游艺”。小花脸也使我们笑，不错！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。真有幽默的人能笑，我们跟着他笑；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，我们对着他笑。小花脸使我们笑，并非因为他有幽默，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。

所以，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，决不能标为主张，更不能当作职业。我们不要忘掉幽默（Humour）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；换句话说，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，幽默是水做的。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，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，生物制成标本。就是真有幽默的人，若要卖笑为生，作品便不甚看得，例如马克·吐温（MarkTwain）。自18世纪末叶以来，德国人好讲幽默，然而愈讲愈不相干，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，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，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，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。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，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，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，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，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，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、一种标准，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；这不是幽默，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，

板了面孔的欢笑。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！听来声音倒是笑，只是马脸全无笑容，还是拉得长长的，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，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。

大凡假充一桩事物，总有两个动机。或出于尊敬，例如俗物尊敬艺术，就收集古董，附庸风雅；或出于利用，例如坏蛋有所企图，就利用宗教道德，假充正人君子。幽默被假借，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。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。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“银笑”，假幽默像换了铅的伪币，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，只能算铅笑。不过“银笑”也许是卖笑得利，笑中有银之意，好比说“书中有黄金屋”；姑备一说，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。



【人物介绍】

钱钟书（1910—1998），著名学者，古典与现代文学研究家、作家、文学史家。江苏无锡人。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、牛津大学英文系获学士、副博士学位。一直在国内著名学府任教，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顾问。长期致力于中国和西方文学研究，学贯中西，多学科互融，被誉为文化大家。主要文学作品：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人？兽？鬼？》、长篇小说《围城》。



细品精读

横溢才华的大师小文

这是一篇具有随笔风格的小品文，作者以自然天成的诙谐笔调和优裕从容的智慧透视，广征博引地批判了“提倡幽默文学”的观点，表现出对庸俗虚伪的鄙视和尖刻的嘲笑。

作者以“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，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”作为自己的观点切入，转到对中外史料中有关“笑”的考证上，对装腔作势、哗众取宠

者进行戏谑揶揄和痛快淋漓的嘲讽。首先，以动物的鸣叫与人的笑相譬喻，指出禽兽的鸣叫已足够表达一般人的情感，人的笑只能是废物或者奢侈品，在这不无刻薄的反讽中，指出动物的鸣叫是真情实感的流露，而人的笑却是丧失了笑的本质，成了幽默贫乏的遮掩。接着作者又以闪电是天之笑，与笑是人脸上的电光作类比，点明真心流露出的笑是人面上的电光，眼睛会忽然地增添明亮，唇吻间也会闪烁着牙齿的光芒。从而表述了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，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，只能是机械化的笑容，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。最后，指出一个真正幽默的人是别有会心的，在欣然独笑、冷然微笑中，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，而且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，决不能标为主张，更不能当作职业的。正是在这样的正反表述中，作者以鲜明的褒贬和痛快的妙语戳破了病态文风和庸俗文人的面具，直指人们孱弱的心理底层。

丰富的例证和形象的比喻是本文的主要特色。作者旁征博引，将古今中外的书文杂记中有关“笑”的谈资尽收文中。同时，用比喻修辞强化了嘲讽的艺术效果。例如，把做香肠和马克·吐温制造幽默进行类比，把笑脸全无的拉长了脸的马鸣萧萧与板了面孔的劝笑的人相比拟，形象、鲜明、生动，使人忍俊不禁，充分表现出作者横溢的才华和幽默的文风。

钓台的春昼

郁达夫

因为近在咫尺，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，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，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，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。正惟其是如此，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，二十年来，心里虽每在记着，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。一九三一，岁在辛未，暮春三月，春服未成，而中央党帝，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，我接到了警告，就仓皇离去了寓居。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，游息了几天，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，乡愁一动，就定下了归计。绕了一个大弯，赶到故乡，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。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，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，来往热闹了几天，一种乡居的倦怠，忽而袭上心来了，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。

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，自富阳溯江而上，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，再上则须坐帆船了。

我去的那一天，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，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，船到桐庐，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，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高楼上借了一宵宿。

桐庐县城，大约有三里路长，三千多烟灶，一二万居民，地在富春江西北岸，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，现在杭江铁路一开，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。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，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。说起桐君山，原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，山虽不高，但因有仙，自然是灵了。以形势来论，这桐君山，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、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；地处在桐溪东岸，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

之所，依依一水，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。南面对江，便是十里长洲；唐诗人方干的故居，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。向西越过桐庐县城，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，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。东北面山下，是一片桑麻沃地，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，隐而复现，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；绕过一支小岭，便是富阳县的境界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，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，我的去拜谒桐君，瞻仰道观，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，是淡云微月，正在作雨的时候。

鱼梁渡头，因为夜渡无人，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。我从旅馆踱了出来，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，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，弓身请问了一回，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。她说：“你只须高喊两三声，船自会来的。”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，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，“喂，喂，船渡请摇过来”地纵声一喊，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，船身摇动了。渐摇渐近，五分钟后，我在渡口，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。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，小市里的群动，这时候都已经静息；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，在微茫的夜色里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，我独立在江边，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。渡船到岸，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，又铜东地一响，我早已跳上了船，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。坐在黑沉沉的舱里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，然后却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，最后因为沉默压迫不过，我只好开口说话了：“船家！你这样的渡我过去，该给你几个船钱？”我问。

“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。”船家说话冗慢幽长，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，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。“这两角钱，就算是我的渡船钱，请你候我一会，上去烧一次夜香，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。”船家的回答，只是嗯嗯、呜呜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，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喀声听来，他却已经在感到满足了，因为我也知道，乡间的义渡，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。

到了桐君山下，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，我上岸走不上几步，就被一块乱石绊倒，滑跌了一次。船家似乎也动了惻隐之心了，一句话也不发，跑将上来，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。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，重整步武，再摸上山去，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，但到得半山，

路既就了规律，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，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，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，就被我藏入了袋里。路是从山的西北，盘曲而上；渐走渐高，半山一到，天也开朗了一点，桐庐县市上的灯光，也星星可数了。更纵目向江心望去，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，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。走过半山，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，似乎还没有息尽，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。走上山顶，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，这女墙的栅门，却已经掩上了。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，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，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癖的。所以细想了几次，还是决心进去，非进去不可，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，栅门却呀的一声，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，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。进了栅门，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，向东向南地前走了五六十步，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，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，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。到了此地，我却不忍再破门进去了，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。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，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，一旁便是山坡，靠山坡的一面，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，大约是代替栏杆，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；石墙之上，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，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，尽可以坐卧游息，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，就是在这里坐它一晚，也很可以，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，惊起那些老道的噩梦呢？

空旷的天空里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，云层缺处，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，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，却仍是欲藏还露，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。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，云脚的迁移，更来得迅速了，而低头向江心一看，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，也忽明勿灭地变换了——变换位置。

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，真神奇极了。我当十几年前，在放浪的游程里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，消磨过不少的时日；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，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，而现在到了桐庐，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，又觉得这江山的秀而且静，风景的整而不散，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了。真也难怪得严子陵，难怪得戴徵士，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，以养天年，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，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哩？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看看城中灯火和天上的星云，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，我竟忘记了时刻，忘记了自身，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，

向西一看，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，才跑也似的走下了山来，渡江奔回了客舍。

第二日清晨，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续完的时候，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。好梦虽被打破，但因这同吹笙簫似的商音哀咽，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，并且晓风残月，杨柳岸边，也正好候船待发，上严陵去；所以心里纵怀着了些儿怨恨，但脸上却只现出了一痕微笑，起来梳洗更衣，叫茶房去雇船去。雇好了一口双桨的渔舟，买就了些酒菜鱼米，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了船。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，东方的云幕中间，已现出了几丝红韵，有八点多钟了；舟师急得厉害，直在埋怨旅馆的茶房，为什么昨晚不预先告诉，好早一点出发。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，无风七里，有风七十里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，路程虽则有限，但这几日风雨无常，说不定要走夜路，才回来得了。

过了桐庐，江心狭窄，浅滩果然多起来了。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，数目也是很少，因为早晨吹的角，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，快班船一开，来往于两埠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。两岸全是青青的山，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，有时候过一个沙洲，洲上的桃花菜花，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，正在喧闹着春暮，吸引着蜂蝶。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地喝着严东关的药酒，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，这是什么山？那是什么港？惊叹了半天，称颂了半天，人也觉得倦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，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，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。谈论之余，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：

不是尊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，
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，
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。

直到盛筵将散，我酒也不想再喝了，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，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。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，船家却大声地叫起来说：

“先生，罗芷过了，钓台就在前面，你醒醒吧，好上山去烧饭吃去。”

擦擦眼睛，整了一整衣服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。清清的一条浅水，比前又窄了几分，四围的山包得格外地紧了，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。并且山容峻削，看去觉得格外得瘦格外得高。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，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。双桨的摇响，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，钩的一声过后，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，静，静，静，身边水上，山下岩头，只沉浸着太古的静，死灭的静，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。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，只看得见两个大石垒，一间歪斜的亭子，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。山腰里的那座祠堂，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，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，像是好久好久没人住了的样子。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，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，这时候早已深藏在云堆里了，余下来的只是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。船靠了山脚，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，走上严先生祠堂去的时候，我心里真有点害怕，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。

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，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，我的心跳，也渐渐儿地镇静下去了，嘱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，我和船家就从断碑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。

东西两石垒，高各有二三百尺，离江面约两里来远，东西台相去，只有一二百步，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，立在东台，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，回头展望来路，风景似乎散漫一点，而一上谢氏的西台，向西望去，则幽谷里的清景，却绝对的不像是在人间了。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，但到了西台，朝西一看，立时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。这四山的幽静，这江水的青蓝，简直同在画片上的珂罗版色彩，一色也没有两样；所不同的，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，周围的环境更芜杂不整齐一点而已，但这却是好处，这正是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。

从钓台下来，回到严先生的祠堂——记得这是洪杨以后严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——西院里饱啖了一顿酒肉，我觉得有点酩酊微醉了。手拿着以火柴柄制成的牙签，走到东面供着严先生神像的龛前，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，翠墨淋漓，题在那里的，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过路高官的手笔。最后到了南面的一块白墙头上，在高屋檐不远的一角高处，却看到了我们的一位新近去